



卫生部
编写的医学教材，1952年下发通知

编写教材（卫生部李德全部监

主任，开始组织编写我国第一套《

医学科学院）、方先之（天津人民出版社）

许广平（北京大学医学院、现北京大学医学部）、兰霖（上海

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）。记得当时不

少人决定先编写教材，

由谁来编写教材，

我自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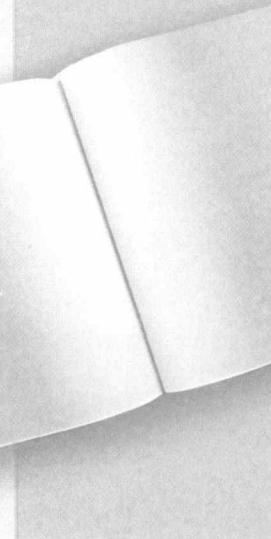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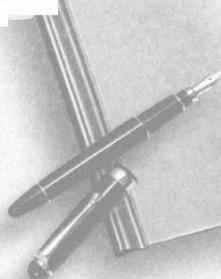
者

如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材（卫生部李德全部监

核主任，开始组织编写我国第一

与我自己

麦连环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写我自己 / 裴法祖著. —北京：人民卫生出版社，
2009.5

ISBN 978-7-117-11398-4

I. 写… II. 裴… III. 裴法祖 (1914~2008) —自传
IV. K82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51725号

写 我 自 己

著 者：裴法祖

出版发行：人民卫生出版社（中继线 010-67616688）

地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 3 区 3 号楼

邮 编：100078

网 址：<http://www.pmph.com>

E - mail：pmph@pmph.com

购书热线：010-67605754 010-65264830

印 刷：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05×1000 1/16 印张：15.5 插页：1

字 数：151千字

版 次：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117-11398-4/R·11399

定 价：68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，打击盗版举报电话：010-87613394

(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销售部联系退换)

做人要知足，
做事要知不足，
做学问要不知足，

李连英
2004.4.24

十八、编写《黄家驷外科学》的全程经历

解放前，我国没有自己编写的医学教材，~~医学书籍~~，~~医术~~，~~医理~~，~~医案~~都是

英文的或者德文的、日文的。用何种文字的教材与该医药院校与何国的
传统国医有密切的关联，例如东北几所医学院用~~日文~~，~~中文~~，~~北京协和医学院~~，~~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~~都用英文，而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则用德文。解放后，全面学习苏联，所谓

“一面倒”，因而都用自俄文翻译过来的医学书籍；记得第一本《外科学》

就是由黄家驷教授主译的课本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

卫生部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，也就是说我国的癌症种类与国外的

有所不同，例如血吸虫病、肝包虫病、肝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很高，在国外几乎没有。我国的医疗条件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，还要重视尚不明确有效的治疗方法。在这种情况下

我国应该有自己编写的医学教材，1952年发出通知，要我

参加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材（卫生部李德全部长负责）。1957年黄家驷

教授接受卫生部委托，开始组织编写我国第一部《外科学》，~~参加编写~~

的有关人：黄家驷（中国医学科学院）、方先之（天津人民医院）、曾宝九（中国医科大学）。

现北京协和医学院）、吴阶平（北京大学医学院）、吴孟超（上海第二医学院）和

裘法祖（武汉医学院，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）。记得当时在上海昌平路锦江饭店

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，决定先编写《外科学总论》，讨论了全书^总章节

也正在这个时间发生心脏停跳，抢救 5 个小时无效。我万分伤心，不禁泪湿满面。我去看望了黄夫人，她哭着说“天塌下来了”。
黄夫人和教授对她的夫人非常体贴，黄夫人是一位诗人，她写给我不少诗篇，怀念黄夫人和教授。

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，吴阶平教授邀我到他家中商谈，建议增加曾宪九教授担任第三主编。他提出，主编人的排列按黄家驷教授在当时的贡献前后任命排列，即吴阶平、裘法祖、曾宪九，当时曾宪九不在场，我们当血气同流。但不幸的是，曾宪九教授在一年后，1985 年 5 月，由于肺癌复发病故，这样主编的任者仍由吴阶平和我两人承担。为了深切怀念这部巨著的创始人黄家驷教授，我们决定将这部书由第四版开始，今后改《黄家驷外科学》。

1986 年 2 月

第四版《黄家驷外科学》拟原定计划于 1985 年 7 月全部脱稿，参加编写约有 18 个单位、90 位执笔者，完全不同于第三版，删去了“桥上布衣”而不执笔者，执笔者都是医学院校的临床教授。虽然吴阶平教授已经中风住院花甲，忙于公事，而兰弟纯教授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院长，年事已高（80 岁），我即自告奋勇，主动要求承担全书文字稿的整理工作，她就是：调整编写程序，统一专用名词，润饰文句，剔除重复的注音括号的合理性，详细检查各项目单位、标记和用语的准确性，剂量是否准确。全书 356 万字，按时于 1986 年 12 月出版。⑦



前言



先父遽然辞世，家人自然悲痛之极。特别是我，作为兄妹三人中唯一身在现场者，每忆及前一日晚尚谈笑飞扬至深夜，相对拊掌大乐，次日晨却突然成两界中人，总不禁悲从中来，潸然泪下。

先父以“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三餐温饱，四大皆空”为其人生座右铭，身体力行。他和家母的诚实、勤恳、清廉、宽厚，他们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，他作为一个医生在技术上的精益求精，对病人的体贴、细致谨慎，家母作为一个教师的认真负责，人所共睹。我们兄妹，在这种氛围中受长期熏陶，虽然性格、兴趣、职业各不相同，但都在各自的工作中继承了他们的敬业精神，这是我们可以说慰于他们的。

人民卫生出版社决定出版先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《写我自己》，让知道他的人们认识一个生活中作为一个人的裘法祖，我以为是一件有益的事。我谨此代表家母和我的妹妹、弟弟向人民卫生出版社和相关人员表示我们最衷心的感激。

裘华德

2009年春于广东佛山



最近几年，不少同道、不少朋友认为我的一生富于传奇，多次建议我将一生的经历写出来，写成一本“自传”。我考虑再三，同意了，但主要为的是写我的妻子，她才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，应该写她，而不是写我。

也有个别同道拟收集我从医65年来发表的文章，约240余篇，汇成一本“文集”，我不同意，总认为“文集”没有什么意义。如果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实事求是地写出来，我想较有意义。我特别强调“实事求是”，用朴素的文笔写自传而不是用华丽的文字搞文学创作。我写自传，只求写实，绝不夸张，也不掩饰自己的真情。我是一个外科医生，应该做到坦率和诚实。



目 录

一、 我的老家	1
二、 回忆童年到少年	9
三、 同济大学的医学生	17
四、 从上海到德国慕尼黑	27
五、 坐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教室里	37
六、 开始我的外科生涯	49
七、 在Bad Tölz市工作和生活	59
八、 惜别慕尼黑回到祖国——上海	73
九、 真诚的爱	79
十、 回到母校，也有了一个和谐的家	91
十一、 在“中美医院”任外科主任的七年（1947~1954）	105



十二、奔走在上海——武汉之间的四年（1954~1958）

125，编写《

十三、告别上海，定居武汉

137

十四、下乡巡回医疗

151

十五、在文化大革命中磨练

163

十六、经受了六个小时的抄家灾难

181

十七、下放到“斗、批、改”的漩涡中

187

十八、编著《黄家驷外科学》的全过程

195

十九、组织编写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

211

二十、阔别三十年，重访第二故乡慕尼黑

223

二十一、开展外事工作

225

二十二、器官移植开展 + 脑死亡

227

二十三、改革开放来的外科工作

229

二十四、我的小家变成了大家

231

后记

233

与我自己



一、我的老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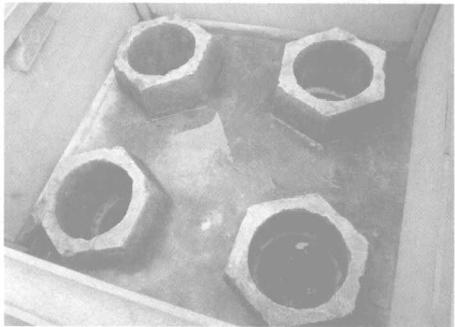
我的祖父是浙江绍兴诸暨的一个农民，靠给人打短工维持生活。有一年的春天，我的祖父给地主家下田犁地，他的脚在水田里被割破了；当他扛着犁回到地主家，告诉他脚割破了，地主只是关心他的犁弄坏了没有，根本不理会我祖父的伤情。一气之下，我祖父便从绍兴来到了杭州，干起了弹棉花的帮工。他省吃俭用，慢慢地有了一点积蓄，便娶了妻，成了家，自己开了一家弹棉花店。他们生有四个男孩，三个女孩，我的父亲是老大。祖父深知弹棉花这份工作的辛苦，不愿让我父亲再做这样的事，便要他去读书。后来，我父亲考中了晚清的秀才（也可能是贡生）。他的三个兄弟，继承了祖父弹棉花的生意，每人都有了一个自己的弹棉花店。

我的父亲叫裘支春（1871～1959），享年88岁。我的母亲叫何银凤（1872～1933），杭州艮山门外彭埠镇人，家中有几十亩地，种桑树和种中药乌玄参；按现在的成分说法，算是中农。我母亲没有文化，不识字，但非常能干。我父亲为人忠厚老实，很听我母亲的话。我母亲与祖母的关系处得不好，于是母亲坚持要父亲从大家庭里分出来，在皮市巷南口3号一个弄堂里（敬业里）租住了房屋，弄堂里有一口井，井旁有一棵大树，再进去就是住房。我父亲就在家里开办了私塾，做了教书先生。房子虽不大，但每天都会传出朗朗的读书声；母亲白天操持家务，晚上便在煤油灯下给裁缝店做针线活，贴补家用。我就是在这个弄堂里出生的。1947年我回

国后还去探望了一次。现在这个地方已建成了一所大旅馆，叫做“香溢大酒店”了。

皮市巷是一条很长很长的巷子，分上、中、下皮市巷，据云过去在此地制造进贡用的皮革而得名，皇帝用的皮货曾堆放在皮市巷里。上、中皮市巷交界处，有一口四眼古井，井水非常清凉。记得在大旱天，母亲和我的姐姐们总在清晨四五点钟去提取井水。这种情景还历历在目。现在这口四眼井已被定为古迹保护起来了。

我父亲教书很认真，有良好的口碑，使他的学生越来越多，房子显得小了，不够用了，于是父亲把家搬到了上皮市巷和中皮市巷交界处，即皮市巷 51 号。51 号房子比较大一些，占地有 100 多个平方，是我父母亲自己设计用木材建造的。长长的一排二层楼屋，建在二座高墙之间。下层的前面二间（客厅、书房）是新建的；后面的二间（吃饭间、储藏间）是本来旧的，用人工抬着移到后面去的。新旧房间连有一条走廊和楼梯，房屋左侧贯穿着一条约二米宽的小路，可以堆柴、炭用。屋前，屋中，屋后各有一个小天



四眼井



先母 60 岁时

井，中间的一个天井还有一口小水井；炎夏我们常将西瓜用网网着吊下去冷却，是一个宝贵的“天然小冰箱”。楼上的四间房都是卧室。我父母亲虽然不懂建筑，但会自己设计，自己督工，且较合理。这个土建的木材房屋一直到 2001 年才拆迁新建，也就是说保持了 85 年之久，可算是一个小小奇迹了。

1933 年夏的一个早晨，母亲自菜市归来，就说肚子痛，当时请了杭州有名中医和西医诊治。一位姓王的西医，说要炒热了盐，装入布袋中敷在肚上。母亲发烧，不能吃也不愿喝水，肚子膨了起来，后来在右侧大腿上端破口了，流出了大量脓

液。就这样痛苦折磨了 40 余天后逝世了。现在想来，母亲患的是急性阑尾炎，穿孔后形成局限性脓肿和麻痹性肠梗阻，最后脓液沿着腹膜后腰大肌，在右侧腹股沟下方隐静脉窝处破口流出。我当时正在读医预科，学习德语，当然没有医学知识。那时既无抗生素，又没有输液，连生理盐水也没有，就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去世了，享年 62 岁。这就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医疗状况。

我是家中最小的男孩，有四个姐姐和两个哥哥，我是老七。

大姐裘因梅（1895～1974）在杭州弘道女子中学教地理、历史，兼任舍监。她没有进过学校，完全是自学成才。她婚后不久，丈夫就患肺结核去世了，没有孩子，她一直守寡，没有再婚。她抱养了一个儿子，取名裘华恩；日军侵华时，全家逃往金华的船中，他被日军飞机扫射而死。后来，她领养了一个二岁的远房孤女孩，智商较差，抚养她成人、成家。大姐一生清苦，但她是解放后杭州第一个退休的教师；当时杭州教育局还敲锣打鼓送上退休证书。

二姐裘修梅（1899～1983）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。当时我父亲教书的正则中学对面住着一个美国传教士，叫 John，中文名也姓裘，很喜欢我二姐，当她是干女儿一样，因而送她上了沪江大学。她做过上海妇女协会干事，还做过浙江定海县中学校长，期间曾与定海县县长、中共地下党员吴山民结婚，因感情不合离婚；后与福建厦门自来水公司经理汪受田（号艺农，知名的辛亥老人）组成新的家庭。吴山民，曾任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的助手，后任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。二姐没有孩子。1936年底我出国留德完全是我二姐资助的，包括赴欧洲的船票。1983年她84岁时患直肠癌，在杭州浙江中医学院未获根治手术去世；如果当时她能到武汉来手术，或能延长她的生命。至今我仍感到万分内疚。

大哥，老三，裘学祖（1901～1978），也叫裘绍，号梦痕。他毕业于浙江湖州音乐学校，后在上海江湾立达学院教音乐。他与丰子凯是邻居，也是朋友。他写过几本书，介绍欧洲古典音乐，可以说他是引进古典音乐的先行者之一。受大哥影响，我也学过钢琴，拉过小提琴，因此，我非常喜欢古典音乐。大嫂唐曼珠。他们有两个孩子，都不是亲生的。

二哥老四，裘效祖（1907～1996），也叫裘纯。他毕业于当时的上海劳动大学，在杭州、定海中学教数、理、化。二嫂方惠临育有四个女儿，一个儿子。

三姐老五，裘爱梅（1909～2002），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生物系。曾短期从事教育工作，结婚后就不再教书。姐夫林孝先，会计师。育有二子二女。

四姐老六，裘笑梅（1911～2001），初中毕业后，就没有再读书了。当时在杭州里西湖北山街有个智果禅寺，寺里有个清华僧医，医术高明，四姐就跟着他学习中医，终于在杭州成为有名的妇科中医，特长治疗不孕症，因而人们称她“送子娘娘”。她很晚结婚，姐夫王良甫，经营服装业。她没有亲生的孩子，对姐夫前妻的孩子们慈爱有加。